

民族学研究

第九辑

中国民族学会 编

2.5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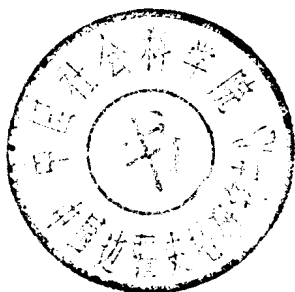
9

民族出版社

民族学研究

第九辑

中国民族学会 编



民族出版社

民族学研究

第九辑

中国民族学会 编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 1/8 字数：200千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500册 定价：2.20元

ISBN 7-105-00680-3/D·188

(汉6)

0003356

目 录

民族学面临的迫切课题（笔会）

- 如何看民族学面临的迫切课题……………秋 浦（1）
- 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研究当代西方民族学
- 理论……………梁钊韬（7）
-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建立我国民族学理论
- 体系……………胡庆钧（9）
- 民族学研究必须密切结合实际……………陈永龄（15）
- 要时刻想着伟大的目标……………江应樑（17）
- 既要研究实际问题，又要研究基础理论……………何耀华（19）
- 中国民族学必须加强应用研究和理论建设……………陈启新（22）
- 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确对待国外民族学……………金天明（36）
- 中国民族学要有自己的特色……………黄淑娉（38）
- 领域要拓宽，研究要深入……………孟宪范（41）
- 民族学研究必须从围墙里走出来……………王承权（44）
- 要重视新中国民族学史的研究……………詹承绪（47）
- 民族学要加强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总体
- 研究……………韦青峰（50）
- 如何建立民族学理论体系……………李清和（54）
- 应当重视对汉族的研究……………王小丁（58）
- 不可忽视民族教育的研究……………唐奇甜（61）
- 要重视民族学人才的横向培养……………杨 群（65）
- 现实生活中提出的有待解决的问题……………张江华（70）

276/418

应在解决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方面

作出贡献……………吴正光(72)

从满族萨满教的调查研究说起……………张璇如(75)

民族学研究必须重视影视手段的应用……………杨小雄(77)

三点想法……………谢肇华(79)

论摩尔根的代表作——《古代社会》……………张树栋(81)

论民族学术语及其体系……………萧家成(102)

把民族理论纳入民族学体系略说……………张敦安(119)

论大瑶寨的“油锅”组织……………王昭武(129)

我国的居住文化及其民族性……………张铭远(141)

试述家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刘国忠(160)

小凉山彝族旧的社会传统所面临的挑战……………杨士杰(179)

略论等级制度的起源……………潘 蛟(178)

楚族的精神风貌——信仰、习尚、性格与情感……………陈剩勇(198)

略论古代“滇人”对蛇的崇拜

——晋宁石寨山出土青铜器上蛇图像试释……………黄美榕(212)

锡伯族萨满教概述……………贺 灵(224)

关于巫教研究的几个问题……………宋兆麟(240)

民族学面临的迫切课题（笔会）

〔编者按〕为了推动民族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为了对学会的学术活动试着作些变革，中国民族学会与《民族学研究》编辑部曾于1986年7月10日发出通知，确定以“民族学面临的迫切课题”为题，举行一次笔会，以期通过讨论，达到共同提高认识，把我国的民族学研究推向前进。同年12月9日至11日，中国民族学会又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就上述问题进一步交换意见。这里发表的一组稿件，是从各方面的来稿中选出的。读了这些，将有助于集思广益，加深对于这一问题的思索。

如何看民族学面临的迫切课题

秋 浦

民族学面临的迫切课题，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要确切地回答这一问题，三言两语恐怕是不易做到的。在我看来，至少应该从两个方面来作探索。一个方面是，作为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各个民族共同体，面临着哪些迫切的课题，需要民族学来进行研究；另一个方面是，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其自身发展和建设中，面临着哪些迫切的课题需要加以解决。现就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分别加以阐述。

先谈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这一问题由于所要研究的对象范围不同，显然可以分若干不同的层次。在每一层次之中，无疑又可以包含着许多不同的方面。

对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进行研究，这是一个层次。民族学是一门世界性的学科，从它兴起之日起，就是以世界各国的民族作为它的研究对象的。当前世界范围内各民族最感迫切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这无疑也是民族学所应关注的问题。当然在世界范围内，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所处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当前世界的情势，与一百多年以前相比，也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出现许多新的特点，民族学在对之进行研究时，不能不充分考虑到这些方面。

作为世界一部分的中国民族，是这一问题的又一个层次，并且是我们所要着力研究的一个层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也应当是民族学在全国范围内所面临的迫切课题。

作为第三个层次，可以把全国所面临的总的形势和任务，侧重地就一个一个领域来进行研究。譬如说在物质文明建设领域内，农村的形势怎样，牧区和山区的形势怎样，城乡的商品交换活动又进行得怎样，等等。在精神文明建设领域内，发展教育存在什么问题，推动科学技术前进存在什么问题，风俗习惯的变革又存在什么问题，等等。这样从一个领域一个问题上进行研究，就更具体深入，所得出的回答也就更能切合实际了。

与此同一个道理，作为第四个层次，也可以把全国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具体地就一个地区为范围来进行研究，例如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面临什么迫切问题，经济文化落后的偏僻地区又面临什么迫切问题，在民族聚居的地区情况怎样，民族杂居的地区情况怎样，散居的少数民族情况又怎么样，等等。作为第五个层

次，也可以把全国所面临的总的形势和任务，具体地就一个民族为范围来进行研究。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其所面临的迫切问题自然是不相同的。即使在同一发展阶段的民族内部，由于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性，就这一问题所作出的回答，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就上述第四、第五两个层次的问题进行具体研究的结果，我们就会发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即使面临着同样需要发展经济这一点，有的可能是需要改变单一生产粮食作物，发展多种经营的问题，有的是需要采用新的科学技术，更上一层楼的问题，有的在当前还谈不到采用什么新技术，而是普及必要的科学知识的问题。在特别贫困的地区，解决温饱问题，甚至解决饮水问题，可能成为当地民族的一件头等大事。而对于个别民族说来，收入尽管不少，却不会生活，酗酒成为阻碍这个民族发展的一个症结所在。以此类推，还可以向下再细分为若干层次，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总之，民族学面临的迫切课题，由于对民族共同体研究的范围不同，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只有把它纳入一定的层次，才能对这一问题作出恰当的回答。尽管如此，不管哪一个层次，它们之间却存在着一个共同点，即各民族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改变民族地区面貌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也都应当是民族学工作者所面临的迫切课题。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为变革现实服务，这正是理论的生命力之所在。民族学要使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重视客观存在着的现实问题的研究，能密切联系实际，在变革民族地区现实上能够起着它应起的作用。

说到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是积极主张并鼓励民族学工作者重视研究民族地区的迫切课题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学就只应研究民族地区的迫切课题，不如此就被认为是脱离实际。如果那样，就未免失之偏颇了。

民族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有它发生和发展着的历史。民族学

正是把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的。任人皆知，今天的民族，是由昨天发展而来的，而明天又将是今天的继续。如果我们长期忽视基础研究，把眼光仅仅局限于今天，而对于昨天则不屑一顾，那就不可能了解到一个事物发展的来龙去脉，就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很明显，一个连事物之所以然都不清楚的人，又怎能很好地有针对性地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呢？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问题看来虽然和民族地区的现实并不直接有关，从这个意义来讲，也可以说是算不得迫切课题，但如果我们把基础研究搞扎实，却有助于民族地区现实问题的解决。因之我们不能因为有些课题不能马上收到实效而不去研究它。同时应该看到，有的问题在今天看来虽不能算是迫切，但在以后适当的时候，有可能转变为迫切，如果我们平时不去研究，事到临头那就显得手忙脚乱了。

概括起来，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我们既要重视民族地区面临的迫切课题的研究，又不应忽视包括基础研究在内的其他方面的研究。对于民族学研究，我们应该有一个总体设想，一个全盘规划，并且一步步地去实现它。不要一强调抓现实问题，就置其他于不顾，那样对于民族学的发展将是不利的。

下面接着谈另一个方面的问题。

要回答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其自身发展和建设中，面临着哪些迫切课题，这需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历史，并看看当前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我认为民族学在中国虽有发展，却是很不充分的。这有三方面的历史原因：一是起步晚。西方早在18世纪末就已出现民族学一词，以后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就开始建立起来，中国直到20世纪初才输入了西方民族学的研究成果（那时称民族学为民种学和人种学。蔡元培提出民族学则是在1926年）。法国巴黎最早成立的一个民族学会是1839年，中国成立民族学会则是在1934年。中国发

展民族学的时间，晚于西方约近一个世纪之久。二是受外界影响大。新中国成立以前，主要是受西方各个民族学流派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主要是受苏联民族学的影响。对于在中国土壤上如何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问题，远未在实践中解决。三是遭受过严重挫折。由于受到“左”的思潮的冲击，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内，民族学曾被彻底否定过，成了禁区。在上述时期内，当然更谈不到有什么大的发展了。

只是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学的声誉才被恢复，民族学在中国才有了较大的发展，并且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学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尽管如此，由于上述历史原因的制约，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在一些方面仍然是很不充分的，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缺陷。这些缺陷主要表现在：

第一，民族学的基础理论建设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至今没有出版过一本系统的总结中国民族学发展史的科学著作。对于西方民族学和苏联民族学的研究也很不够，他们的各个学派，他们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我们至今也没有能够分别写出给予实事求是评价的专门著作。因之可以说，中国的民族学并未从过去所走过的道路中认真总结经验，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理论是远远落后于实践的。

第二，民族学直接为现实服务的研究仍是薄弱环节。这固然和过去在“左”的影响下所造成的心有余悸有关，思想上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不够明确，应该说也是一个原因。特别是多年以来，大家都靠过去的调查材料吃饭，吃这个老本，有知识老化现象。就全国总的情况而言，没有花大的气力去进行持续不断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对于民族地区在改革和开放过程中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调查研究，现在已到了非改变这种状况不可的时候了。

第三，民族学的研究范围还比较狭窄。就国内民族而言，对于汉族，我们还没有着手去研究。全国还有不少民族缺少系统的研

究。对于上层领域多方面的问题，有的还很少有人去涉足。就地区而论，北方又较南方稍逊一筹。而吸收其他学科的最新成就，用以弥补民族学本身的局限，并和民族学结合起来开展综合研究上，显然也有待于去进一步作出努力。

第四，中国的民族学基本上还处于封闭状态，我们对国外情况知之甚少。对国外民族进行调查，还未能提上议事日程。对国外民族学一些新的动向，信息也还不够灵通。与此相反，国外学者倒一直是在认真地研究我们的。我们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在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同时，能够广泛地吸取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文化，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总之，中国民族学本身所存在的这些缺陷，也正是中国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其自身发展和建设中所面临着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只看到工作上的缺陷，而看不到我们的长处。事实上，中国民族学在一些方面还是很具有特色的。譬如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重视一个民族经济状况的研究，重视各个民族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研究，重视对事物发展规律性的研究，应该说，这正是我们的长处，而不是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个缺陷。我之所以侧重地谈到现存的一些缺陷，正是为了克服少数人存在的自我陶醉情绪，向发展着的中国民族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概括说来，领域要扩大，研究要深入，我看就是这种更高要求的两个标志。

如上所述，民族学面临的迫切课题，是一个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它所包含的这两个方面，是既互相联系，又互相促进的。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如果在各方面建设得比较好，那它对于所要研究的对象，无论是在哪一个层次，肯定将会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反过来，现实生活向民族学这门学科提出许多迫切的任务，也将促使民族学在发扬自己优势的同时，不得不克服自身存在的缺陷，作出适应形势要求的变革。我们应当为

这两方面工作的开展，作出扎实的努力。

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研究 当代西方民族学理论

梁钊韬

对中国民族学面临的迫切课题，谈以下三点：

第一，开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的研究以及当代西方民族学理论的比较研究。三十多年来，中国民族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对各少数民族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积累了大量资料，写出了许多专著和文章，应该好好地总结一下，肯定成绩，指出不足，继续前进。现在西方非常重视中国民族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分析研究的论著，他们当中有些人不喜欢看，认为带有政治色彩。我们不要怕别人的指责，应当坚定信念，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我们并无偏见，我们的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的。其实，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观点之上的；西方民族学的理论也有哲学观点在支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它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不能简单化地用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来取代。当然，我们要吸取“三论”中有用的东西为我们服务。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西方当代民族学的形形色色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传进来了。我们应如何对待，这对我们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我认为西方民族学各流派都有其细致的系统，应该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把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吸收过来。通过研究，区分出哪些是值得我们吸收和学习的理论和方法；哪些是糟粕，应持批评的态度。当然，这种比较研究是

要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导下进行的。我不赞成兼收并蓄地全部吸收西方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但也不赞成保守、排外，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有分析有鉴别地吸取它们的精华，为我们所用。在学术研究上，我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要排除外来的一些不正确理论的干扰。当前西方人类学进行遗传基因研究，有人问我：“你是否相信基因与社会有联系？”我说当然有的，人就是生物，有生物的特性，但是，如果将基因理论全部借用到社会上，认为基因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因素，那样就不对了，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并非完全受基因理论支配的。

第二，开展对当前各民族状况的调查研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对象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因而面临着大量的新课题。这些课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丰富内容，我们必须重视这些现实问题的探讨。当前要兴起一场正如50年代那样的民族调查研究，了解民族地区在四化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第三，加强中国民族学的应用研究。我赞成各民族共同致富的观点，民族学要为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服务，要认真研究各民族如何摆脱贫困、走向致富的道路。民族学的应用研究工作，别的学科是难以代替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曾到海南岛黎族地区考察，看到黎族群众存在一种传统观念，认为把自己的东西拿出去卖是丢脸的事。为什么他们有这种看法呢？应该研究这个问题，进行民族心理的探讨。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我们要认真研究，发扬他们的优秀文化传统，为各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要加强民族学的应用研究，就是要用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田野调查，对当前民族地区存在的关系到民族发展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得出科学的结论，指出问题存在的原因和解决

的办法。当前尤其要开展民族地区的经济研究、教育研究、人口研究和传统文化的研究。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建立 我国民族学理论体系

胡庆钧

我国民族学应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强调应用亦即为现实服务可视为民族学根本的特色。我们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各民族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才有可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我们从50年代中期一度开展起来的大规模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正是以当时各民族社会的现实生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对当时各民族的社会改革提供了大量的丰富资料。我们目前在民族学研究中出现的与现实生活有所脱节的现象，除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次政治运动带来的某种消极后果或其不自觉的影响以外，主要在于50年代中期开展起来的大规模社会历史调查，由于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人为干扰而突告中断，以致未能完成原定四至七年期间内进行的各民族社会形态的研究任务。因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能不抽出部分原先参加过社会形态调查的同志，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补充调查，继续完成当年未及完成的任务。自然，这绝不意味着从事民族学研究的所有人员特别是新走上工作岗位的同志，都要求走上同样的研究道路。事实上，已经有一部分同志在各民族现实生活的课题研究上取得一定的成绩。我们从来不赞成停留在50年代调查研究资料之上“吃老本”的现象。但是，鉴于50年代中期一度发展起来的大规模社会历史调查，确实提供了

十分丰富但仍有一定缺陷的资料，继续留下小部分人员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整理，进行补充调查，写出例如《藏族农奴制》一类的调查报告或开展某些其他项目的综合研究，仍然是必要的。

对于民族学科来说，西方民族学占有开创的地位。从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以来，西方民族学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们发展和形成不同的民族学流派。对于这些流派，我们既要反对盲目崇信，也必须完全摒弃那种视为禁区一律加以排斥的狂妄自大态度。企图以所谓“三论”代替马克思主义或者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西方观点一律时髦、新颖，不过是那种过去视为禁区之后所出现的一种反动，我们认为不可取的。这实质上是要求我们退回到解放前的老路。尽管西方各种不同的民族学流派没有“定于一尊”，表面上可以自由思考，各抒己见，他们那种形而上学地把各自的观点加以绝对化的做法，除了相互之间大唱对台戏以外，根本不承认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失去了共同探讨客观真理的可能。但是，应该指出，对于西方民族学的某些流派来说，他们中间同样有一些人从自己的实地调查研究中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有一些人则是利用他人的调查资料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只要他们在所研究的问题上采取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他们所提出的观点、方法特别是所根据的资料总是包括若干可取的成份，我们同样应当从这些资料的广泛引用中取得并丰富自己的结论，并在方法的运用上取得某些借鉴。例如本世纪30年代凌纯声、芮逸夫合著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是以法国民族学家莫斯所提倡的准确地加以记录与描写的方法为蓝本的。对于湘西苗族的各种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品，作者从质地、规格到尺寸、大小都有细微的记述与描写，因而在引用时十分明确、具体。又如英国马林诺夫斯基所倡导的功能学派，强调一物的重要不在它的形式而在它的功能，他所主张的“文化”的完整性与不可分割性，以及在实践中强调实用的观点，不能不说是看到问题的另一方

面。根据这种方法对所调查的对象进行归纳和分析，只要所掌握的资料扎实，也能对客观现象提供一些比较深入的认识。

民族学是一门综合学科，对各民族现实社会生活的实地调查研究，就是各该民族在长时期各自的历史传统背景下所形成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缩影。从定性方面来说，⁴⁵这里基本上包括生态、生产、社会关系、政治结构、心理状态诸方面，这就与社会学、语言学、考古学、地理学、生物学、体质人类学诸学科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对于定量方面的某些问题，又必须求助于统计学乃至数学这一类的学科。因此，民族学所要研究的各民族社会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广泛涉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这就要求从事民族学研究的科学工作者具有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基础。例如社会学与民族学可以说是一对姊妹学科，我们中间也有人从社会学的岗位转人民族学的研究岗位，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所运用的实质上是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但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民族学会与社会学会虽然机构分立，除了其中的某些成员分别加入两个学会以外，很难说学会之间存在什么横向联系，似乎是井水不犯河水。由于近些年来社会学的重建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目前社会学的队伍正在以成倍的方式扩充增长，对西方社会学者的来访与著作的翻译介绍也较为频繁密切，其中某些研究方法，例如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就是值得借鉴的。如果我们在各民族的心理状态乃至家庭婚姻的某些问题引用其中的某些方法加以研究，完全有可能取得较为新颖的成果。又如语言学也是民族学的一个姊妹学科，多年来我们尽管有人也引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民族学中出现的问题，两个学科的研究工作者同样缺乏多方面的横向联系。除了各少数民族的民族学研究人员以外，长时期以来不懂研究对象的语言几乎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种情况的出现，虽然有过去把民族学视为禁区的“左”的原因，只强调短期的政策性研究与“吃大锅饭”的组织方式也助长了这种现象的发展。我

们认为，这种现象决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要求年轻的民族学研究者在学习期间接受必要的语言学训练，至少掌握一种民族语言。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要求民族学研究者^①在民族地区长期蹲下来，锲而不舍地以十分谨严的态度，在新中国民族学的开拓上作出显著的成绩。

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我们自然应当具备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素养。从全世界的范围来说，对待马克思主义从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以马克思主义捍卫者自命的人，他们把立场摆在观点与方法的前面加以强调，动辄指责别人的立场有问题，篡改或者歪曲了马克思主义，这就只能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一般地只有加注解解释之权，而无可以丰富与发展的余地。一种有意贬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只看作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派别，从而与西方的某些哲学与社会科学学说平列起来，甚而把马克思主义视若洪水猛兽，采取各种手段加以排斥甚至封禁。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显然都是不正确的，都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正常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是伟大的革命导师，他们博大精深，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在距今百年前后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斗争实践中，以其对资本主义制度乃至人类社会历史的深刻洞察力，着重研究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并利用摩尔根的某些研究成果对原始社会的发展规律进行了深刻的论证。对于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某些规律性问题，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若干著作中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的态度，甚而采取引用某些现成结论的办法，在诸如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等类问题上大打“语录仗”。这种办法推行的结果只能各执一词，把问题搅乱而与事实相去甚远。原因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并不生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没有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亲身实践。